

首腦髮型的變化

路來風度翩翩，甚獲年輕一代青睞，加上有顯赫背景，被處於低迷狀態的聯邦自由黨推為黨魁。果不其然，在二〇一五年，他領導自由黨在聯邦大選中一舉擊敗保守黨，並取得多數議席，一帆風順，四十三歲成為加國有史以來第二最年輕總理。

對於國家領導人來說，外表好看只是博得一時好感，國民最終仍是要看其政綱、治國能力和政績。在這方面，特魯多可謂毀譽參半。有人認為他率直，沒有一般政客的狡猾和虛偽，也不拉幫結派。在提倡男女平等、促進族裔和諧及環保等事項上，做出一定成績。如他兌現選舉承諾，內閣成員一半為女性，雖然被外界批評領導班子能力不足。但在經濟和國際外交領域的表現則乏善可陳，備受詬病，因此在換屆時淪為少數政府。

目前世界風雲詭譎，狹隘民族主義猖獗，美國霸權主義囂張，加拿大作為大國之一，在這個舞台上卻顯得無能為力。面對專橫的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和老練的現總統拜登，特魯多更被認為幼稚和缺乏經驗，不足以抗衡這個緊鄰的「大佬」，不得不隨着美國起舞。

也許是巧合，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時任總理的老特魯多，促成加拿大和中國建交，揭開了中加友好關係新的一頁。半個世紀以來，雖

經歷風雨，但中加友誼還是向前發展。想不到這幾年，中加關係遇到阻礙。原因很多，但作為總理的特魯多難辭其咎。有評論認為，倘特魯多比較成熟穩重，能靈活妥善處理好某些外交問題，危機也許迎刃而解。

難怪不少人質疑，為什麼特魯多在政治上屢犯「低級錯誤」？譬如在國內乃至世界鬧得沸沸揚揚的加國原住民寄宿學校問題，連教宗都認為是「種族滅絕」，政府誓言還原住民一個公道。為牢記歷史教訓，立法定了一個「和解日」。可就在當天，當各反對黨黨魁煞有介事參加有關活動時，特魯多卻和夫人去滑雪。輿論能不嘩然？

無可否認，特魯多是政壇上一塊可塑之材，但離政治家標準還有一段距離。如果他在本屆任期餘下的日子裏，不下決心充實、磨練自己，竭盡全力為國民服務，相信從政之路將畫上句號。

英國園藝電影《小混亂》（A Little Chaos）劇照



窮無盡的煩惱，就算是鄰居也會遭殃，因為它的根莖可能早已延伸到房屋下面，正蓄勢待發。這也是為什麼英國人買賣物業時，會格外小心房屋周邊有無日本虎杖的蹤跡。根據英國物業機構的調查，目前全英約有十分之一的房屋受到虎杖的影響，一旦受到日本虎杖侵擾，房價就會下跌，平均降幅約為物業總價的百分之十，可見這個小小雜草擁有多麼強大的能量。

我在英國雖然沒有見過日本虎杖，但因新聞媒體的報道，對它也就常有耳聞，尤其是其作為外來物種，算得上是成功「入侵」的典型例子。就像英國生態學家查爾斯·埃爾頓在《動植物入侵生態學》一書中所指出，物種入侵就像水流一般，一開始還只是小溪，可一旦形成數量可觀的種群，就會匯聚為滔滔洪水，一發不可收拾。除非該物種受到自然環境的限制或遺傳因素的影響，否則已成種群規模的發展將變得無法遏制，物種入侵難以避免。

不過，日本虎杖氾濫只是一個「美麗的意外」，如英國園藝家斯圖爾特所說，當初園藝愛好者將其從日本遣返帶回，懷着為花園增添綠色，令人們身心愉悅的美好初衷。眾所周知，綠色植物有助修身養性、癒合心靈，在人的心理健康上有積極正面的影響。

在這方面，英國廣播公司（BBC）著名電視園藝節目《園藝世界》的主持人蒙蒂做了很好的示範，作為有着嚴重抑鬱症和經歷過一次輕微中風的患者，他多年來飽受病

痛折磨。為了放鬆身心，他開始整理荒蕪已久的花園，並把它命名為珠寶花園。隨着花園的打理漸入佳境，他的病情也在不知不覺地好轉，用他的話說，「泥土給我帶來的癒合好於任何藥物，是園藝拯救了我」。

英國植物學家詹姆士認為，綠葉茂盛的顏色，確實可以影響心情增加幸福感，也能緩解壓力、解除焦慮、減輕疼痛感，甚至提高自我價值認同。這和蘇格蘭醫生在為病人開具處方時，可以寫下「在大自然中散步」來治療多種小病，是同樣的道理。而英國園藝電影《小混亂》（A Little Chaos）中負責設計凡爾賽宮噴泉花園的女園藝師薩賓，不僅治癒了心中積藏已久的一段傷痛，還找到了人生真愛。

在世界享有盛譽的英國切爾西花展（Chelsea Flower Show），近年來於展示花園的設計中，也越來越關注「治病療傷」的需要，許多花園尤其探索花園綠地與健康之間的關係。比如二〇一九年，主題為「家庭行動周年慶花園」的花園，設計師打通了家庭全部空間，讓家人在花園聚在一起，把各自的壓力釋放出來。特別是花園中清澈的水體，猶如一面鏡子，為人們各式各樣的困惑和煩惱，提供了象徵審視的空間。

對此BBC主持人蒙蒂說得好，園藝可以讓你與大自然同步，在耕耘和收穫的同時，身心也變得更加開朗。當你的雙手沾滿了泥土，傾入了你的心血和愛時，你和周圍人的世界都將變得更美好。這就是植物帶來的神奇力量。

賜予他的寶貝。但強大的英國艦隊更無敵。他們終於從法國艦隊手中奪得羅塞塔碑，並據為大英帝國所有，成為大英帝國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又經過整整三十多年的研究探索，羅塞塔碑正面的文字終於得到了破譯，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最大難點是它違背了象形文字的規律，文字的創造是逆規律而生。羅塞塔碑刻有一千四百一十九個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四百八十六個古希臘文字，最上面刻的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聖書體。包括那些殘存的古埃及文字的莎草紙書，也都得到了破譯，原來古埃及的文明程度遠遠超出了後世人的想像……

拿破侖呆呆地站在厄爾巴島的海邊上，他似乎知道了羅塞塔碑的消息，知道了羅塞塔碑正堂堂皇皇地陳列在大英帝國博物館的櫥窗中，全世界數以千萬的人都去瞻仰它，不知不覺兩顆渾濁的寒淚流下面頰……

（《偉大的發現》之四）

山水文脈

近日，「山水文脈·當代中國山水畫大展」在位於昆明市的雲南美術館展出，本次展覽以「山水文脈」為主題，尋求從更為廣闊的文化視角來重新關注中國山水畫的「師造化」命題。

圖為觀眾參觀畫作《只此青綠》。

中新社



以夢為馬

初見法國藝術家安德烈·布拉吉利（André Brasilier）的畫作《細雪中的馬戲團》，彷彿回到一九二〇年代的巴黎，回到羅特利克與德加織造的光影夢境中，一窺百年前花都的浪漫、奇詭與熱烈。

布拉吉利的回顧展《偉大幻想曲》本周六（八月二十日）起在香港蘇富比藝術空間展出。逾二十幅畫作回顧這位法國藝術家如何承續「巴黎畫派」風格，在野獸派、印象派和表現主義的世界中探索，最終營構極具辨識度的夢幻風格。所謂的「巴黎畫派」，並沒有指向鮮明的風格或嚴格的界定，而是極多元、極為包容的，恨不得將二十世紀初為了理想而從世界各地聚於巴黎的藝術家們都囊括進來，如海明威所言，共享這一片「流動的盛宴」。

即便是初見布拉吉利的畫作，我們仍會覺得熟悉。這種親近，既在於布拉吉利畫中景象（不論是在光影絢爛的馬戲團抑或尋常人家的屋簷下）通常取自親切、貼地的日常風景，也在於他的畫中糅合了不少偉大前輩的特色和風格：馬戲團場景，是著名印象派畫家德

加屢試屢新的主題；室內的靜物和瓶花，是屬於野獸派馬蒂斯的爛漫與熱烈；還有溫柔的粉紅和有些憂鬱的藍，分明讓我們想到常玉，想到這位孤單不羈的浪子

在巴黎老街閣樓的昏黃燈光下獨自創作的每一個靜夜與初晨。在我看來，布拉吉利其人其作的別致在於，他兼採前輩所長，卻也直抒己見，憑藉自己對於線條和色彩的獨特直覺，構建一重介乎寫實與抽象之間的情境，深深吸引觀者的目光。比野獸派多了些朦朧與曖昧，又比常玉或莫迪利安尼少了幾分憂傷，宛若寫給成年人的童話，既嚮往純真又深植於這苦樂兼具的人間。

靜立或馳騁的馬，是布拉吉利鍾情的意象。他回憶自己小時候在鄉下生活，日子過得淳樸悠長，「到處都是牛車和馬車」。對於畫家來說，馬是屬於無憂童年生活的，是伸出手卻再難觸碰的回憶。不論是戰爭時拉車的馬，抑或冬夜月色下或春日森林中奔跑的馬，在布拉吉利的作品中，都是純淨、高貴和自由的象徵。他用抒情的斑斕筆法畫馬，又何嘗不是在畫自己的夢？

法國藝術家安德烈·布拉吉利（André Brasilier）的畫作《細雪中的馬戲團》。作者供圖



發現羅賽塔碑「天書」

問話煙雨
白頭翁

一七九八年五月，拿破侖作為總司令，法國遠洋艦隊浩浩蕩蕩，遠征非洲。數百艘戰艦，數千門大炮，十幾萬飽經炮火的士兵，僅僅用十五個月就征服了埃及。北非沙漠的烈日灼烤着這個騎在高頭大馬上的「小白臉」，拿破侖高傲地也斜着獅身人面像，眯起雙眼久久地注視着沙漠邊緣上的金字塔。

拿破侖的遠征軍中聚集着整整一船科學家、文學家、工程師、畫家、天文學家、醫生以及成百箱的科研設備和各種書箱。這些專家都是拿破侖親自挑選的，每類專家都必須做好自己的科研和學術計劃，遠征非洲和東方的歷史使命，在拿破侖看來絕不僅僅是武力的征服，他用在科技上、文化上的時間甚至超過用在軍事上的時間。在用餐後，他喜歡好自己的竟然是「科學院會議」。

在盧克索的卡納克神廟有一堵全世界獨一的「神牆」，是寫滿神的旨意的一頁「天書」，滿牆刻着各式各樣、神奇莫測的「圖案」，沒有人能看懂，沒有人能明白，

神究竟要表達什麼？在這堵牆前面，聳立着一尊高高的方尖碑，讓人疑惑和因解的是幾十米高的方尖碑上也刻滿了「天書」。拿破侖像察看軍事地圖一樣那麼認真，那麼仔細地反覆看，他竟然什麼也看不懂，憤然無悟；他曾想把它們作為戰利品帶回法國去研究，直覺告訴他，那該是一種古埃及文字；他不但要作埃及的征服者，他還想當古文字的拓荒者；拿破侖的野心，世人皆知；可惜，上帝這次沒降惠於他。直到一個世紀後，才由法國學者商博良在前人的基礎上破解了「天書」，那是古埃及象形文字。它是由表音字母、表意文字共同合成，擁有一千多個單獨的文字圖形。文字複雜到這種程度，的確讓人恐懼。

拿破侖失敗了，他和古文字失之交臂。強大的英國艦隊圍攻上來了。拿破侖萬萬沒有想到，真正成為偉大和不朽的，竟然是他無意中的不經意，正應了中國人說的「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為防禦英國軍隊，法軍在埃及地中海

沿岸一個名叫羅塞塔的地方修築防禦工事。無意之中士兵們挖掘出一截青灰色刻滿古怪文字的殘碑。如果這塊殘碑被用在防禦工地上，讓英國艦隊艦炮一陣狂轟變為碎片，那麼古埃及的文字可能至今無法破譯，就像古蠟字王國的「蠟文」一樣，恐怕會成為永世之謎。「你錯過了上帝的垂恩，上帝將不再會顧憐於你。」拿破侖虔信。

那位叫夏伯里的小軍官就是上帝之手。他在戰壕裏發現了那塊羅塞塔殘碑，細細揩淨後，他蹲在碑前饒有興趣地考察着。殘碑的兩面都是像「天書」一樣奇怪異常的圖形，雖然他一個圖形也辨認不出來，但直覺告訴他，這上面雕刻的很可能是古埃及的文字。畢竟夏伯里受過法國正統教育，讀過許多書，他認為這塊被法國士兵呼之為「醜石」的羅塞塔殘碑，很可能成為破譯古埃及文字的鑰匙。

拿破侖的預感要比夏伯里更深刻、更直接，他認為羅塞塔殘碑將是他征服整個埃及乃至整個非洲的最大收穫。它可能是上帝